

默默的一羣

■ 楊健思 離休教師

我總想提起筆來多寫作，卻每每被煩瑣（是煩、碎，不是繁重）的工作縛得緊緊的。但今天，我一定要把所有工作拋開，寫下這人間的無私的奉獻，因為這默默的一羣，也是在繁重的工作中，抽出寶貴的時間，為漢華的同學作出奉獻。

公務員事務局的義工隊，一行七人，每逢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，到西環青蓮台為漢華中學的中三同學補習英文。同學中多為新移民，他們既要適應新環境新生活，又要適應各學科的學習。尤其是英文科，他們比別人起步晚，卻要同步抵達。雖然我校已經有新移民補習班，礙於資源，始終僧多粥少。公務員事務局義工隊得悉我們的需要後，立刻招募義工，準備一連十個星期六到校為同學補習英文，而且採用一對二或三的小組輔導形式，務求使同學們得到最大幫助。

同學們得到幫助，意義重大。第一，他們可真正感受香港人的關愛、無私和奉獻。功課上的增益未必可以立竿見影，但他們的心靈肯定受感動。這是教育工作者時刻希望達到的目標。所謂以「生命影響生命」，比任何有形的物質提供更有意義。我們可以教授學生的，除了知識外，還有對一切生命的尊重和體認。老師的責任，是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。現在大家都在談通識教育，就是想讓孩子開拓思路，從自我至社區，國家至地球，從人文到科學，從身邊小事至世界大事都關心。但是，假如他們沒有明白生命的意義，他們哪會奮發向上，好學不倦？身教，從來都是最有效的傳授方法。這些義工們，沒有大道理，沒有大口號，卻親自教會我們的孩子：人類的生命意義在於互助。記得早前中大醫學院院長鍾尚志醫生，放棄二十多萬的月薪，到巴布亞新畿內亞行醫，拿的薪金只有以前的十分一。他的生命意義，就非金錢可以衡量。

課程設計，只能是我們的一個媒介；老師的各種教學法，只能是我們的一種手段。假如我們真正的教學目標是「人的教

育」，那麼，這些義工們，就是不須考基準的達標老師。

第二，通過被助，同學們懂得自助及他助。同學們一定會問，這些陌生人，為甚麼會路遠迢迢，放棄休息，無償地來幫助我呢？他們當中或許起初有些懷疑，但一兩次之後，接觸多了，同學們就明白，假如自己不是值得幫助的人，人家一定會放棄的，從而他們明白，自己是一個可造就的人。別人沒有放棄自己，又怎能自暴自棄呢？

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，不易察覺，助人與受助的，或許都沒有意識到，這種互動的化學變化，却在相關的交流中悄悄地產生了。

作為一個教了廿多年書的老師，我深深明白那種變化，這也是許許多多同工堅守崗位，無懼各種改革的衝擊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當同學們長大了，他們就自然懂得回饋社會，貢獻自己的力量，服務人羣。

當今的社會文化是索求多於奉獻。所謂「問責」，是問他人之責，輕一己之任。總問社會、政府可以給我些甚麼，而非我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。大家總愛大聲疾呼，要求別人如何如何。「反求諸己」是迂腐過時得大家提都不敢提的格言，遺憾地，大家還誤以為這是社會主流。其實，在社會的各個角落，都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貢獻他們的力量。正因為他們不求名利，不要回報，更怕宣傳，這股力量，就默默地被忽視而變成為「潛力」了。

就以我校為例，除了公務員事務局的同事為同學服務外，還有不少老師私下抽時間為同學義務指導功課，就連一位已離職的袁老師，也曾為同學免費補習。有些校外的朋友，也當仁不讓，在校外為應屆會考生補習會考英語，有些是我不認識的，是朋友的朋友；有些是我卅年沒見面的老同學，有些是同學們的兒女及兒女的同學或朋友。這種一呼百應的無私精神，的確令人感動。我深信，這種現象，絕非偶然，許許多多的善行善事，人間情份，在香港的社會生活中不勝枚舉。

我們是否也可以集一股力量，重塑香港精神，讓香港成為一個「香」港，而非日夕被人罵「臭」的地方？👉

